

从“语文课”引向“语文生活”



今年秋季开始，依据新课标由教育部直接组织编写的“部编本”语文新版教材即将投入使用。经过十多年的探索，课改的成果终于凝结成形。回顾这些年语文教学改革的历程，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明确了“语文素养”这一核心概念。

课标确定的“语文素养”是什么呢？它意味着，在语文教学中不仅要综合考虑学生的“听说读写”等语文“能力”，还要将视野放得更开阔一些，要考虑，通过语文学习提高文学、文章等学识修养，还有文风、情趣等人格修养。

广大一线教师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：“语文素养”在教学实践中如何体现？“语文课”不那样教，该怎样教？其实，这一疑难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由于眼光太聚焦于语文“课”，而真正的解答是，“汝果欲学诗，工夫在诗外”，通过课上的引导，让学生在课堂上自主阅读，大量阅读，去感受，思考，接受熏陶，表达自我——总之，在丰富多彩的“语文生活”里成长，这可能才是语文真正应有的样子。

可惜的是，“语文生活”的核心内容——阅读，这十多年来，产生的问题反而越来越尖锐。青少年自主阅读的时间和阅读量很难得到保证，阅读质量也令人担忧，碎片化的、快餐式的阅读比重上升，而经典作品的阅读、“深度阅读”则表现出滑坡。我们似乎正在养成一代不再喜爱阅读、尊重经典的国民。这一问题的成因很多，很可能也不是语文学科能独立解决的。尽管如此，努力从课堂向课外延伸，让学生不仅有语文课，更有“语文

生活”，是语文教学的分内之言。

语文本来是应该能养成学生的阅读兴趣的，可是情况恰恰相反。学生中有一句口头禅：“一怕文言文，二怕写作文，三怕周树人。”为什么面对凝聚着传统文化精华的文言篇章、蕴涵着深刻思想和深沉情感的鲁迅作品，学生不仅缺乏兴趣，而且会感到“怕”？原因是，学生在课堂学习中并没有体会到文章之美，当只是面对着被琐细分析拆解开的零散“知识点”，他们怎么能不“怕”呢？像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《社戏》这样充满浓郁抒情美感的名篇，还有《世说新语》的小品、《史记》的精彩叙事，如果只成为训练“技能”的材料，那多么可惜！应当改变这种教学方式，避免败坏学生的阅读兴趣，珍视学生的个性化阅读，珍视其中飞扬的灵性和兴味。如果语文课能让学生从作品中感受到魅力，真正激起进一步阅读的兴趣，那就已经完成了一个关键的任务。

语文课应该努力成为学生阅读的导引。以前习惯区分“精”读和“略”读，但在实际中，两种课型的区别往往很模糊，应该提倡将不同课文的区别明晰化，从精读、略读，推进为“教”读和“自”读，更自觉地促进学生的自主阅读。不仅如此，还要让语文向课外延伸，既教给学生多样化的阅读方法，也为他们提供课外阅读的线索导引。如果我们能构建一个从“教读”到“自读”再到“课外阅读”的“三位一体”，学生的阅读状况必将有显著的改善。

提倡从“语文课”到“语文生活”，提倡引导学生多读书、读好书，其意义不仅在于解决“语文”的问题。让青少年在中小学阶段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，形成一种终身受益的生活方式，指向的其实是教育的根本任务——“立人”，这正是“语文素养”这一概念的核心内涵。

(摘自《人民日报》)

院士头衔不是“铁帽子”

言者有意

■彭飞

让人闻之肃然起敬的院士称号，将不再是一顶“铁帽子”。根据中国科学院最新修订的《中国科学院章程》，不仅院士有权放弃院士称号，而且当院士出现严重违反科学道德、品行严重不端、触犯国家法律等行为时，院方将劝其放弃甚至撤销院士称号。

长久以来，院士退出机制的不完善屡遭诟病，出现了一些“退不出”“去不掉”的情况，让院士头衔如同“铁帽子”，无论好坏都跟一辈子。其中的无奈，正反映了我国院士制度在人才培养、代际更替、人员流动方面存在的不足。而此次从“自退”到“劝退”再到“强退”，正形成了一套日趋成熟的院士退出机制。这套规定在2014年两院院士大会期间就已落定，如今上升为全院“章程”，其重要性不必言，有助于在具体实施上驶入快车道。

已故著名科学家王选曾说：“我38岁，站在研究的最前沿，却是无名小卒；58岁时，成为两院院士，但是两年前就离开了设计第一线；到现在68岁，又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，但已经远离学科前沿，靠虚

名过日子。”这段轻描淡写的人生经历，恰恰反映了我国院士称号与实际学术成就之间的不平衡、不对等。天平上，一边是院士头衔的实际归属，一边是科学家的实际成果和影响力。天平倾斜，破坏的不单是最普遍的社会期待，更是我国科技人才生长发育的制度土壤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一些不良的社会风气也在使院士的头衔偏离学术正轨，走向形形色色的名利场。学术会议少了院士，好像就“面上无光”；科研院所少了院士，好像就“不够分量”；成果鉴定少了院士，好像就要“走过场”。这种略显盲目的“院士崇拜”，正揭示出院士头衔的异化现象。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。当“院士头衔”脱离了它所赖以生存的学术研究，也就丧失了其最核心的价值。
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使院士制度更加完善，真正守住学术性、荣誉性的本质。院士制度是一项激励科学工作者砥砺前行的国家荣誉，科学家只有扎实实搞研究，端端正正做学问，才能配得上这份荣誉，也才能发挥这荣誉的最大效能。正因如此，才有必要建立更加公平、合理的院士进入和退出机制，完善我国科技人才流动、代际更替的相关制度安排，让有高素质、有能力的人“上得去”，让不符合条件、水平低的人“下得来”。相信有关制度的出台和落实，能更有效保障院士称号“名副其实”，去除附着于学术评价体系之上的名和利。

画中有话

花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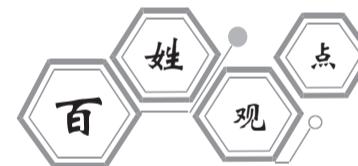


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，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，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。

广大教师要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，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，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，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。

新华社发

骚扰电话该谁管



■志明

最近，网上流行这样一句话：“每天叫醒我的，不是闹钟，也不是梦想，而是骚扰电话。”虽有戏谑与夸张成分，但未尝不是人们深受骚扰电话之害的真实写照：

“先生你好，最近我们公司新推了一款高收益率理财产品，会考虑吗？”

“我这儿有明细的正规发票，需要不？”

“女士，请问您最近考虑买房或租房吗？”

……

理财推销、发票开具、中奖兑换、房屋租售、辅导培训，骚扰电话五花八门，商业推广与电信诈骗混为一体，让人感觉“接不完，不胜烦”。

骚扰电话到底有多少？今年3月，百度发布的《中国互联网安全白皮书》显示，2015年，全国骚扰电话总量为948亿条，较2014年上涨57%。这么大的数量，即使设套诈骗的概率有限，最后被骗用户的绝对数也不少。最不可思议的是，很多人手机上显示，一些被安全软件标注了上千次甚至上万次的骚扰电话还能继续拨打，岂非咄咄怪事？

客观地看，骚扰电话的界定确实不容易。以常见的骚扰号码400+电话为例，除非含有色情、暴力、淫秽等明显违法内容，否则很难认定哪些电话是骚扰、哪些内容属诈骗。更有人认为，电话通信是公众权利，在不能判定某个号码涉嫌违法的情况下，运营商没有权力擅自停止服务。这种似是而非的“付费就能使用论”，好像有一定道理，但听起来不免让人心塞。对每年数以几

百亿计的骚扰电话，难道只能听之任之？

据知情人透露，目前骚扰电话分工精细，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。一些所谓高科技软件公司开发出的系统，既能批量外呼，还能语音自动群呼，更能随意更改主叫号码，为骚扰电话推波助澜；有的地方电信运营商为了追求利润，滥用遗传技术，出售通道帮不法分子建立呼叫中心，提供交换机等设备支持，更助长了骚扰电话的气焰。有媒体报道，在这条黑色利益链背后，每通话一分钟，运营商能获得五六分钱的收益。

打击骚扰电话，离不开电信运营商的主动作为。对个别地方运营商参与骚扰电话产业链牟利问题，各大运营商总部应严格行业规范，定期开展网络安全普查，清除内部害群之马。对授权出售常见骚扰电话号段的代理商家，切实担负起监督责任，在电信号源、号码发放、资质审核、投诉处理等环节都不能放松。在甄别骚扰电话的技术上，积极与相关互联网公司开展合作，不断改造升级屏蔽软件，让相关软件更有效。

打击骚扰电话，需要创新监管方式，加大处罚力度。在这方面，一些国家的做法值得借鉴。比如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开设专门网站，为电信用户申请“别打我电话”服务，把那些申请保护的电话编入“全国别打电话名录”，推销公司如果拨打列入该名录的电话，将被处以1.1万美元的罚款。德国法律规定，乱打骚扰电话者，将根据情节，除被处以数额不等的罚款外，还将面临最长3年的监禁。

这几年，为打击骚扰电话，我国有关部门先后多次开展“清网行动”，查处了不少伪基站，取得了一定成效。但从根本上管住骚扰电话，还需要相关部门共同协作。电信运营商应当尽到管理责任，工信、工商、金融、公安等相关部门也应建立应急协调机制，提高骚扰电话的拨打成本，加大对违法分子的处罚力度，为饱受骚扰的电信用户讨回一个清静。